



現代思潮叢書③

現代西洋哲學思潮

鄒昆如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現代思潮叢書 (3)

現代西洋哲學思潮

鄒昆如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40 ('24-2) 圖書目錄: 140003(76)

現代西洋哲學潮流

著作者: 鄭昆如
出版者: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電話/3952508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業字第一八五號
總發行所: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電話/5812741
門市部: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一樓·電話/3514221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3116829
台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2201736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5210416
郵政劃撥: 帳戶0018061-5
印刷者: 梅川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三重市大同南路一七二巷三八號
出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三版
定 價: 新臺幣 精裝 壹佰柒拾元
平裝 壹佰叁拾元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現代西洋哲學思潮
目錄

緒

論

第一部份 自然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第一章 唯物論——共產主義

- | | |
|----------|----|
| 第一節 費而巴哈 | 一九 |
| 第二節 包耳爾 | 一五 |
| 第三節 司徒勞斯 | 一七 |
| 第四節 盧格 | 二九 |
| 第五節 馬克斯 | 三〇 |
| 第六節 恩格斯 | 三六 |

第二章 實證論→行為主義

第一節 社會實證論	四一
第二節 進化實證論	四六
第三節 批判實證論	五一
第四節 哲學行爲主義	五二
第五節 科學行爲主義	五四
第六節 心理學行爲主義	五六
第三章 功利主義——進化論	六一
第一節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功利主義	六二
第二節 快樂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功利主義	六四
第三節 規範的功利主義與描述的功利主義	六五
第四節 進化論	六六
第四章 實用主義	六九
第一節 皮而士	七〇
第二節 詹姆士	七一
第三節 杜威	七三
第四節 當代實用主義者	七四

第五章 邏輯實證論

七六

- 第一節 學說淵源 七七
- 第二節 學說重心 七九
- 第三節 邏輯 八四
- 第四節 新實證論 八七
- 第五節 分析哲學 八九

第二部份 生命層次的探討

九一

第一章 形而上的生命哲學

九四

- 第一節 柏格森 九五
- 第二節 布朗特 一一一

第二章 精神科學的生命哲學

一一七

- 第一節 狄而泰 一七八
- 第二節 沈姆 一二〇
- 第三節 愛胥 一二三

第三章 自然主義的生命哲學	一三六
第一節 斯賓格勒	一三七
第二節 克拉格	一三九
第三部份 意識層次的研究	一三三
第一章 叔本華的主觀主義	一三五
第一節 主觀主義的時代意義	一三七
第二節 叔本華的主觀主義	一四一
第二章 胡塞爾的現象學	一五八
第一節 現象學的時代意義	一六一
第二節 胡塞爾的現象學	一七〇
第三章 謝勒的價值哲學	一九一
第一節 價值哲學的時代意義	一九四
第二節 謝勒的價值哲學	一九八

第四部份 精神層次的肯定

1107

第一章 宗教情操——→祁克果

1108

第一節 基督宗教在西洋文化中扮演的角色.....1111

第二節 祁克果的宗教情操.....1118

第二章 超人的設計——→尼采

1131

第一節 人文主義在當代的意義.....1133

第二節 尼采的超人.....1137

第三章 自身存在的體驗——→存在主義

1148

第一節 德國存在主義學者.....1157

第二節 法國存在主義學者.....1172

結論

1183

緒論

近代西洋哲學依一般哲學史家的分法，都以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 A. D.）死時爲結束，而當代西洋哲學也就從黑氏死後開始。黑氏把西方唯心論推至極峯，使哲學與藝術，甚至與宗教結合，建構成立體重疊的宇宙，以及擁有價值體系思想的人生。其哲學的進展方式，顯然與自然科學分離，因而頗與近代過渡到現代的「科技信仰」有所衝突。於是，在黑格爾死後，一般哲學的傾向，站在反抗的立場，是從觀念界的天國下來，重新落實到塵世中；而放棄理想世界一切的不真實或幻覺，回到經驗世界；以感官的真實尺度，來衡量哲學真假對錯的標準。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德國文化部（相當於我們的教育部）制定了黑格爾哲學爲大學共同必修科。於是，喜歡黑氏的人講黑氏學說，不喜歡黑氏的人，也得講授他的哲學。懂得黑格爾哲學的人，固然能講授他的學說；但是，不懂的人，也設法去講他的東西。這末一來，黑格爾哲學的內容，就有了許多許多的註釋；而且，亦因此，黑氏哲學就開始沒落，甚至開始變質。

於是，當代西洋哲學的興起，就從一八三一年始，漸漸地開闢着自己的新的道路。
先是有三十年的分裂：站在黑格爾著作之前，探討哲學的各種問題；而由於派系不同，看法不

同，而創生了許許多多的學說。

隨着三十年的分裂而來的，是對立。從一八六〇年之後，由分裂而導引出來的思想成果，漸漸地形成了學說，互相爭霸。有屬於唯物的共產主義、實證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學說，亦有屬於精神的形上學，以及新康德學派。前者把宇宙看成機械，把人生看成競爭，甚至鬭爭；後者把宇宙看成具有目的性，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成仁愛。但是，在西洋哲學史的發展中，很可惜的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是西方有史以來，最黑暗，最膚淺的時代；因而忽略並侮蔑着人類的精神價值，把西洋傳統的所有精神思想，宗教情操，藝術情調，都提到實驗室去衡量、鑑定；以平面的數理公式，去壓扁立體的宇宙和人生。

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哲學思想，可以說溯源於十六世紀時代過份的民族意識所導致。

民族意識原為立國建國，以及民族獨立和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可是，像西方白種人的社會背景，以及文化背景，就有例外。原來，白種人從希臘的哲學開始，甚至追溯到文字以及神話的開始，都是「語言產生文字」而且「文字依語言而存在，而變化」。西方自中世政教合一的局面結束之後，民族意識興起，首在宗教的改革，繼則是「母語運動」。宗教改革使到英王自稱教皇，而導引英國在宗教制度上脫離羅馬的管轄；宗教改革也使德國一部份歸入了反羅馬的新教手中，還有瑞士以及荷蘭等小國，也風起雲湧，紛紛建立「地方教會」，以脫離羅馬為中心的天主教。

宗教的改革，以及地方教會的建立，原本是教會中的事，對文化的影響並不很大。但是，隨着宗教改革的，是文字改革。馬丁路德第一位用德文譯聖經，造成德國的新教以方言代替了當時的國語

——拉丁文。

白種人在極狹義的講解下，沒有文字，祇有語言；文字祇是「音」，而非「形」；語言一變，文字也就變了；羅馬人無法讀懂德文的聖經。於是教會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的分裂；於是導引出哲學的分裂和對立。

除宗教外，更主要的，是在文學上的改革：歌德用德文寫他的浮士德；意大利有但丁用意文寫神曲；英國有莎士比亞用英文寫劇本；西班牙文也有了唐吉歌德傳。

語言的分裂造成了文字的分裂；文字的分裂使歐洲的政治和社會，愈來愈難統一。文化的分裂導致了歐洲的分裂。

政治的分裂三百年後，在康德以及德國觀念論的努力下，幾乎在學術上統一西方；但是，這種大計劃並沒有多大的效用。尤其是十六世紀時代，教會內部的問題，使得一些學者，設法獨善其身，其中最大的悲劇，莫過於遠離了傳統的宗教情操，忽略了「靈魂是上帝的肖像」信道，因而又使從古希臘流毒下來的「奧林匹克」的競爭精神，死灰復燃。這種「競爭」精神，源出於希臘文化的發源期的「豐年祭」，祭後的娛樂節目就是競賽。

相對於中國傳統「禮義之邦」的「禮讓」精神來說，西洋就有「奧林匹克」的「競爭」傾向；當然，這傾向原就由基督宗教的「博愛」所超度，而畢竟希臘以及羅馬的奴隸制度，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近代已脫離宗教情操，血液中遺傳的「競爭」，立刻又籠罩着西方人士；各種併吞以及殖民，又重新繼承了希臘以及羅馬的「奴隸」制度。尤其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侵略以及殖民已成爲世界史不可或缺的資料。中西交往的「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以及各種不平等條約；西洋本身的宗教戰爭，或是「販賣黑奴」「種族歧視」等等，都在顯示出西方十九世紀後半期確爲「黑暗時

代」。

「民族自尊」的成果，往好一面去看，是國家民族的獨立；但是，往壞處想時，就可能導致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德國如果沒有十九世紀後半期尼采的病態民族主義意識，就不會導引出納粹黨的橫行霸道；如果不是尼采把德國落後的責任歸諸基督宗教，而後者則淵源於猶太，則納粹黨就不會殘殺六百萬猶太人。如果西方民族真正接受了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而多少放棄點祖先的「奧林匹克」意識，傳教士和政客也就不會利用宗教，或利用其它任何藉口，去奴役不同膚色的民族。

西方十九世紀後半期所作的這些罪孽，尤其是在人文思想上所作的種種，在西洋本身尚未構成大害；因為西方傳統的根：希臘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精神思想，以及中世紀攸長的基督宗教精神，仍然深植人心，仍然在大多數百姓的心靈中，有足够的份量。西方十九世紀後半期哲學思想的偏差，很快就被覺察出來，學術界的迷途也很快有先知先覺之士，出來發出警世之語，喊着如果這樣下去，就必然會導致「西方沒落」的悲劇。

於是，西方一千多年所崇拜的上帝，畢竟看顧了洋人，就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剛一開始（一八五九年），就給西洋送來了三位先知，而且分送給當代在哲學上主要的三種語言地區；德國的胡塞爾，法國的柏格森，美國的杜威。

胡塞爾要修正唯物論的偏差；

柏格森要指出實證主義的錯誤；

杜威要補充實用主義的不足。

二十世紀的西洋，由於這三位思想家的誕生，畢竟從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睡夢中驚醒了；保衛着傳

統精神的形上學以及新康德學派，又有了發展的餘地。於是，在二十世紀之初，西洋的哲學又有了新機運；在知識論的探討上，有純哲學的現象學方法，有偏重數理運算的科學哲學所導引出來的邏輯實證論，在形上學上有從形上學的體認發展出來的宗教哲學；在人生哲學上，有對人生體驗的生命哲學，有著重實際感受的存在哲學，還有與神學關係密切的新士林哲學等等，百花齊放，欣欣向榮。

上面提及的西洋當代思潮的變遷與發展，對於西洋來說，是一種對傳統思想的反省，對傳統思想的再組合、再創造。因而，其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雖曾一度把西方的人性導向了迷失的境地，但是，傳統的內在力量很快又出來指點迷津，而導引出對生命問題，對倫理價值的重新檢討。

但是，不幸的是，西方自身的這種病態思想，雖然沒有完全毒化西方，却把毒素傳染給別的國家民族。受害最深的，莫如我中國以及中華民族。就如德國出現的共產主義，對德國的分裂固然多少要負點責任，但總不能與中國大陸赤化的空前浩劫相比。

原來，中西沒有交往之前，像先秦時代諸子百家學風極盛之時，也正是希臘哲學輝煌時期，但是，中西無交往，西方的「知」與中國的「行」無法作相輔相成的文化大合作；漢代的政治典章也同樣沒有與羅馬法治的信念交往；及至西方基督教的悠長歲月中，竟也無法與中國佛學的宗教情操，取得任何的連繫。到了宋明理學時代，西方傳教士一手拿着聖經，一手拿着自然科學儀器，東來中國，而使中西思想有了初步的接觸。但是，這種交流却因了種種因素而中斷。

當一八四〇年英國用大砲轟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鴉片戰爭就揭開了「被迫的」中西交往，而這種交往却祇是單方面的，即是中國應當「門戶開放」，讓西洋的東西進來，而中國走向外國的，先是大把大把的白銀，接着是一批一批的留學生。白銀外流還不太悲哀，因為都可視為身外

之物，至多造成經濟困擾；但是，留學生趕着去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熱鬧，把學得的東西，帶回來；再加上當時國人因懼洋而崇洋的心理，就注定了中國百餘年來的悲慘命運。

在中國，講西洋現代思潮，就必須先懂得這種中西交往的關係，就必須曉得究竟我國從西洋獲得了什麼東西，而西洋整體的思想究竟有多少，而我們在這整體中，搬來了那一部份。

唯物、實證、實用、功利、反形上、反倫理、反宗教都是西方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在西洋二千多年的文化發展中，希臘的人文，羅馬的倫理，中世的宗教，近代的理性和道德，甚至二十世紀的各種學說，都比這期的思想健全。

中國現代思想潮流，就在自卑和崇洋的意識型態下，很不幸的，接受了西洋思想的末流，甚至不少士大夫，把糟粕當成了至寶；而跟着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西洋人，指西洋中世宗教情操為「黑暗時代」甚至跟在馬克斯背後，高喊「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或者甘心與獸類同源而跟着達爾文，信奉「人是猿猴進化而來的」信道。

在這些洋東西從開放的門進入中土之後，對於失去自信的士大夫而言，中國傳統的東西於是成了無用的東西，要學習西洋就必須「打倒孔家店」，要「現代化」，要「洋化」就必須破除一切傳統。於是，西洋的糟粕代替了中國固有文化；昔日的仁義道德被拋到腦後，而換上了「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的學說，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鬭爭」的實行。

赤化了的「中國」就更澈底地摧殘固有文化與人性，而反攻基地是否能在哲學的反省上，趕快丟棄西洋的糟粕？而拾回固有文化的精華所在？或是選擇西洋的精粹，而消化之，使其變成我們的工具？

我們在探討西洋現代思想時，總覺得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民族，是應該覺醒的時候了。

探討西洋現代哲學思潮，我們分成兩大部份來研究：前半期與後半期。前半期從黑格爾死開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後半期則從二十世紀開始，一直到今天。黑格爾死後，上面已經提及的，有三十年的哲學分裂，接着有四十年的對立；在分裂時期中，從觀念論的大潮流之中，分裂出「唯實論」，以為「實在」要比觀念更真實，以為做哲學工作，應當腳踏實地，而不應把自己鎖在觀念理想的象牙塔裏。與「唯實論」並行的，還有「客觀主義」，以為觀念論太主觀，把宇宙和人生都用主觀的理想去衡量，而哲學工作則當着重客觀的真理。可是，叔本華則採取了另一種看法，以為黑格爾的觀念論太過遷就客觀變化的法則，而忽略了主觀的情意，於是特創「主觀主義」，從觀念的主客整體體系中分裂出來，把一切所謂客觀的東西，都拉回主體意志和心靈之中，成為「意志就是宇宙」的主觀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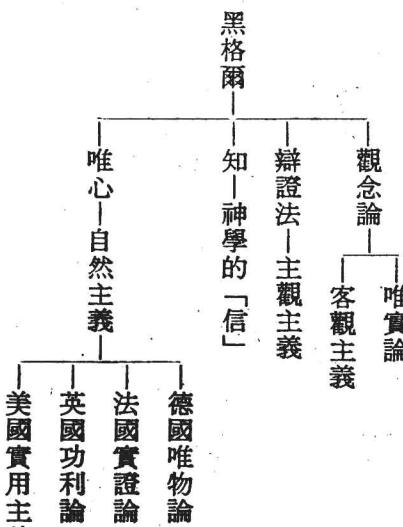
在分裂時期中，最深且最徹底的分裂莫過於「唯物」思想的誕生；黑格爾「絕對精神」一說，遭到「左黨」的反感，後者也就提出「絕對物質」的唯物論，取代人性精神的價值，同時取代宇宙的精神本體。

黑格爾大體系中的宗教，本屬哲學範疇以內的東西，黑氏在此，或多或少地削減了神學的原義；在這點上，有丹麥的禪克果出來，用「信」代替「知」，用個人的上帝取代宇宙的汎神。

與上面「唯物」思想相通的，是哲學方法的分裂，黑格爾的辯證純屬思維，但是，在西方科技聲中，「實驗」方法早就在發展，於是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之下，哲學方法也改用了「實證」，法國「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可以說助長了德國「唯物論」的聲勢。

再就是英國傳統的「功利主義」，以及美國的「實用主義」，在思想成界上，設法取代黑格爾「絕對精神」的優勢，而把物質宇宙的成果，看在精神生活之上。

在這些分裂的派系之中，致使自一八三一年到一八六〇年期間，思想非常混亂，學者意見不一，甚至互相反對和內在引起矛盾，但都站在反對黑格爾的立場，用下圖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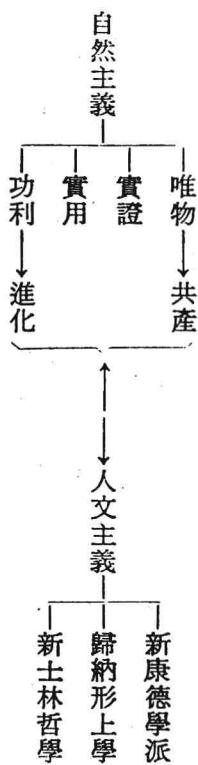


從哲學的分裂到哲學的對立，還是經由這些分裂出來的學說與黑格爾「右黨」的演變所造成；自一八六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期間，對立期中呈現出最具威力的，就是「物質」與「精神」的對立，也就是「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自然主義就是由分裂時期的唯物、實證、實用、功利等學說所構成；而人文主義則有新康德學派、歸納形上學、以及新士林哲學等所主張。

第二種對立則是「宗教」與「反宗教」，前者有西方的基督教傳統，加上祁克果的宗教反省；

後者有尼采的「上帝死亡」口號。

以左圖示之：



西方自十九世紀分裂和對立之後，在二十世紀之初，又開始在「創新」的哲學工作上，找到傳統的根，而設法修成「自然主義」的極端，以及其對人性的侮蔑。

最先出現的，是在「物質」層次中重新發現了「精神」的存在，而有「生命哲學」的興起和發展：無論是形而上的生命探討，或者是精神科學的生命哲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生命體驗，都能指證出「物質」層次的不足，因而亦就證實那實證論的方法偏差；因為後者企圖在實驗室中，找尋生命的奧秘，以及精神的價值。

生命哲學的興起，就宣告了實證論的末路。

隨着生命哲學而來的，是現象學方法的建立及運用；此一原本起自數學的治學方法，却能從知識論的範圍，脫胎而出，進入本體論的層面，找出「意識」的主體性，才是所有客觀的基礎；這種主客合一的方法嘗試，正意味着唯物思想的落伍；唯物論的形上思想基礎，也就因了現象學的發展，而失